

巴以双方虽暂时罢手,局势暂归平静,但对峙仍在持续——

巴以停火协议难止战

■郝岩伟

日前,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派别与以色列军达成停火协议,当地局势逐渐恢复平静。此前,巴以双方冲突不断,对抗呈升级之势。这一转变,即停火协议的达成,能否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长期围绕生存权及领土、宗教权益的斗争画上休止符,为巴以带来真正的和平值得持续关注。

脆弱的停火

5月3日,两名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居民的抗议活动中被开枪打伤,以军随后轰炸加沙地带致使两名巴勒斯坦成员死亡。哈马斯和杰哈德随即向以境内发射数百枚火箭弹,巴以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随后,冲突进一步升级,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埃及、卡塔尔和联合国的多方斡旋下,冲突在持续3天后开始缓和,巴以5月6日正式达成停火协议。停火协议达成后,以色列要求巴勒斯坦人完全停止“回归大游行”,但遭到加沙地带各派直接拒绝,这很可能会成为下一次巴以冲突的直接导火索。巴以双方虽暂时罢手,局势暂归平静,但对峙仍在持续。

巴以问题由来已久,自1993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以来,巴以和谈经过双方20多年的努力,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自2018年3月底起,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边境地区开始

举行“回归大游行”,巴以双方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便冲突不断。此次交火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连任以来加沙地区巴以冲突首次升级,也是2014年7月以来巴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给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敲响了警钟。

失衡的天平

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巴以力量对比的天平发生倾斜。近段时间以来,中东地区局势发展总体上不利于巴方,如以色列方面的咄咄逼人、地区国家对巴以问题的漠视等,都使得巴勒斯坦方面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情绪不断发酵。尤其是近一年多来,美国在巴以问题上过度偏袒以色列的做法,也在不断刺激巴勒斯坦人敏感的神经。在此轮巴以冲突中,特朗普接连发布两条推文为以色列站台,却无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人民使用武力的行为,以及那里日益增加的伤亡人数。这对于巴方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巴以力量对比的变化更使巴内部趋向激进。由于中东大环境的变化,巴勒斯坦人的传统支持者海湾阿拉伯国家减少了对巴反以斗争的支持,而伊朗和土耳其对巴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这使得与伊朗、土耳其关系密切的巴激进派别更加活跃,影响力也得到提升,而过去同海湾国家关系向好的主流温和派

别在民众中的号召力则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巴以问题通过谈判解决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遥远的和平

巴以此次停火协议的达成,离不开埃及和卡塔尔的积极斡旋。埃及与以色列现在处于和解状态,与以色列存在对话渠道;而卡塔尔与哈马斯本身就有良好的关系,对其有一定影响。两国的主动调和,加之巴以双方都有了停火意愿——哈马斯无力抵抗以色列的猛烈炮火,以色列也不希望使冲突升级为战争,把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巴以问题上。因此,停火协议可谓“水到渠成”,但导致巴以可能再次爆发冲突的各种隐患依然存在。未来,巴以局势很可能继续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恶性循环。

从冲突根源来看,巴以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且难以调和的。巴以问题集领土纠纷、民族冲突、宗教矛盾和大国争夺等诸多因素于一体,是二战后中东地区持续时间最长、争端参与方最多、最为错综复杂的地区矛盾。其所涉及的边界划分、耶路撒冷归属、巴勒斯坦难民回归以及犹太人定居点等问题,均关系到双方的重大核心利益,解决难度较大。谈判的成败最终将取决于巴以双方领导人能否达成妥协。

巴勒斯坦国内的派别斗争对巴以和谈进程发挥着重要影响。更为棘手

的是,包括哈马斯在内的部分巴勒斯坦激进派别坚决拒绝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明确表示“不会与巴以直接谈判发生任何联系”“不承认未来通过直接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多次在公开层面称以色列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和“临时政权”。同样,以色列则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拒绝其作为解决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的谈判对手。以色列和哈马斯在敌对的思维下构建着关于对方的想象,如果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迟迟不能得到突破的话,以色列和哈马斯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就一直存在,巴以之间的和平也就难以早日实现。

此外,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也不利于巴以问题的解决。美国既是巴以和谈的主要推动者,也是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而特朗普政府较往届美国政府更为偏袒以色列,使得巴以和谈进程会更加复杂化。近期,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将在斋月后向巴以送上“大礼”,即推出所谓的旨在全面解决巴以问题的“世纪协议”。该协议是特朗普政府酝酿已久的,因为不包括“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建立两个国家”等巴勒斯坦方面关切的内容,一直遭到巴方强烈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埃雷卡特曾表示,“世纪协议”旨在用“援助换和平”,而不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它使一方获利,另一方利益受损。同时,埃雷卡特强调,任何脱离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框架的解决方案都将是“空中楼阁”。

军眼观察

近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之间的对峙仍在持续。此前,巴以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随后在联合国与有关国家的斡旋下,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作为中东地区热点问题之一,巴以冲突备受关注。

巴以矛盾近来渐趋激化,与美国的战略调整及其政策不无关系。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为从中东抽身,缓和与地区内反美势力的紧张关系,减少在地区内的安全威胁,奥巴马政府开始进行战略调整。奥巴马政府在中东采取“轻脚印”政策,减少战略投入——疏离以色列,力求在巴以间保持中立,力避巴以矛盾激化。为此,美国于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并于2015年签订《伊核协议》。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调整,使得中东地区力量间的平衡被打破。中东地区有四大力量: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以色列,这几大力量相互制衡时,中东可维持相对稳定。而《伊核协议》签订后,伊朗摆脱了经济制裁的束缚,大有崛起之势。这使以色列及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忧心忡忡。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力图通过离岸平衡战略使中东的地区力量形成新的“平衡”,以使本国的战略重心进一步转向亚太。美国政府将以色列和沙特作为在中东的战略支点,试图利用这两个国家达到制衡伊朗的目的。为此,美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以色列和沙特的支持,同时加强了对巴勒斯坦的施压。例如,从2017年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到2018年以色列建国70周年之际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再到2019年以色列大选前夕美国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为内塔尼亚胡助选,特朗普政府“一边倒”的政策导致巴以矛盾不断激化,以及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可见,美国政府对巴以问题的偏颇政策,在巴以本轮冲突中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美国政府多次为以色列站台,离不开国内犹太集团的支持。而且,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当选总统,美国国内的犹太智囊和财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朗普上台执政后也是投桃报李,重用包括其犹太女婿库什纳在内的多位“犹太团队”成员。可以说,犹太集团对美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具体来看,美国政府中东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大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发挥其支点作用抗衡伊朗。

此外,巴方及阿拉伯世界碎片化、巴以力量对比失衡加大、以色列实力持续增强等,都使巴以矛盾不断激化。巴勒斯坦内部仍处于分裂状态,法塔赫和哈马斯未实现和解,哈马斯内部各派间也存在纷争,难以形成对以合力。“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碎片化加剧,包括地区大国在内的一些海湾国家对巴以双方的态度

巴以冲突背后的「推手」

■李小虎

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他们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欲借以色列之力抗衡伊朗,拉近与美国的关系,和以色列的关系显著改善,这影响了其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加剧了巴方的弱势。

与此相对,内塔尼亚胡治下十年来,以色列持续繁荣,相对稳定,巴以问题在以色列政治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民调显示其通常被民众放在安全、经济和教育问题之后。在此情势下,推动巴以问题解决的左翼劳工党逐渐势微,而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右翼势力愈加强硬。巴以双方力量持续向两极化方向发展,导致双方矛盾难解、冲突不断。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治已进入选举周期,未来,特朗普为拉拢亲以选民,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恐将有增无减,美国的巴以战略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美国的背书也将助力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右倾化,美以两国单方面改变巴以问题现状的种种行动,将使巴以矛盾继续恶化,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左图:5月5日,在加沙城,一处遭以军空袭的建筑物冒出浓烟。

下图:5月10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巴勒斯坦示威者向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

曼德海峡:“水上走廊”

■孙新苑 肖曲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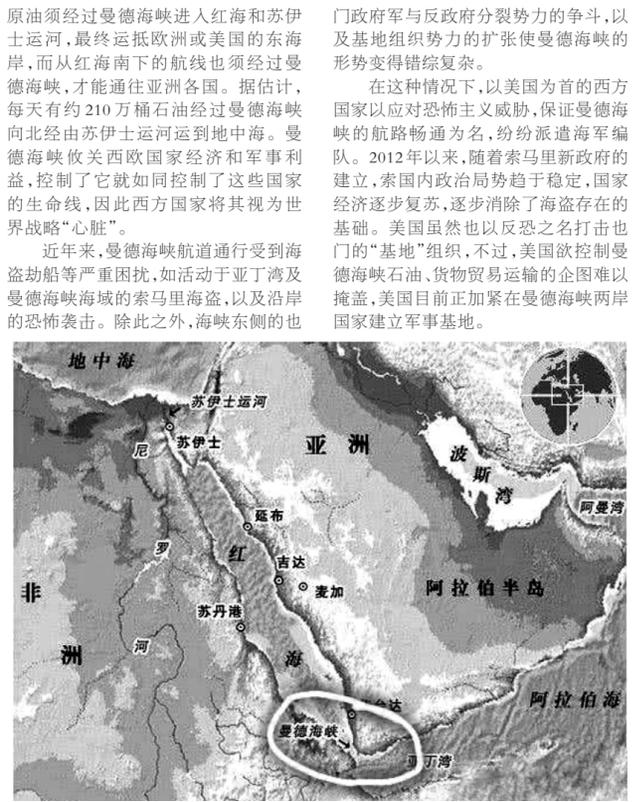
兵史地志

曼德海峡,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和非洲大陆之间,呈西北-东南走向,向南经亚丁湾通往印度洋和太平洋,往北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到达地中海和大西洋,是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水上走廊”。

曼德海峡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泪之门”,海峡处风大浪高,狭窄礁多,形似为门。在航海技术不甚发达的时代,航行至此若遇上大风,航船常倾覆于此,船员因此胆战心惊甚至流泪,渔民出海人则为其安全担心而哭泣。由于通过曼德海峡很危险,人们常常称它为“死亡海峡”,海峡周围的海域则有“死亡海域”之名。

曼德海峡作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也是各国竞相争夺之地。从16世纪起,曼德海峡的重要战略地区相继被葡萄牙、法国和英国等殖民者侵占。也门与厄立特里亚两国曾在曼德海峡围绕大哈尼什岛的归属展开激烈争夺战,因为谁占领了大哈尼什岛,谁就可以将曼德海峡完全封锁。

曼德海峡地处红海的南端,自古以来,就是沟通印度洋、亚丁湾和红海的一条繁忙的商路。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曼德海峡成为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上交通要道,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之一。海湾地区出产的



近年来波兰和美国在防务领域持续走近——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赵报宇

5月10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约翰·鲁德和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马斯·沙特科夫斯基在五角大楼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提出备选方案。这意味着波美防务合作又进一步,波兰也将在北约同俄罗斯的军事博弈中扮演重要角色。

其实,去年5月,波兰便向美国发出建设永久军事基地的邀请,并愿意自筹腰包支付2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今年4月初,北约宣布拨款2.6亿美元在波兰境内建设军事基础设施,可同时对存90辆“艾布拉姆斯”坦克和130辆“布莱德利”步兵战车。如今,美波再次商讨驻军不仅凸显波兰亲近西方的战略姿态,更是双方对各方态度的又一次试探。毕竟,美国驻军波兰是一个相当敏感和复杂的议题。

早在1997年,俄罗斯就与北约签署《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其中明确规定“北约不得在新成员国境内永久部署重要作战部队”,受这一条款限制,北约近20年里并没有在波兰境内驻军。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集体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军事制裁,这一条款才被松绑。2016年北约华沙峰会决定,约4500名北约国家士兵以轮流驻守的形式进驻波兰。

不过,对波兰来说,美国永久驻军是其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波兰地处欧洲大陆中部,西连德国,南接巴尔干半岛,东通俄罗斯。历史上,地处波德平原的波兰无险可守,像“失去外壳的牡蛎”一般,屡屡遭到外部力量的入侵控制,3次被列强瓜分灭亡。悲痛的历史给波兰人民带来浓重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极强的不安全感,并长期把军事力量建设摆在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

1989年苏东剧变、波兰独立以来,波兰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迅猛,成为中欧地区冉冉升起的“白色雄鹰”。经济快速增长为军事建设提供强力支撑,波兰长年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保持2%左右,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换代。今年3月,波兰又公布高达490亿美元的10年军备现代化计划,并计划在2026年前引进美国F-35A战机等先进装备。与此同时,自1999年加入北约以来,借助美国力量一直是波兰长期奉行的外部安全战略。

对美国来说,驻军波兰或将撬动其欧洲棋盘整体战略布局。一方面,驻军波兰能够强化美国对俄罗斯的军事遏制。波兰驻军直接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通往波罗的海的两个不冻港之一,也是俄罗斯的军事重镇。同时,波兰是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重要一

环,美军在波兰部署陆基“宙斯盾”系统已经达成协议。“宙斯盾”系统携带的AN/SPY-1雷达对高空目标最远探测距离450千米,侦察范围可达俄罗斯边境。

另一方面,驻军波兰能够增强美国对欧洲盟友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北约组织早已不是铁板一块,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把保护欧洲盟友安全剔除出核心利益范围。特朗普执政以来,不断要求北约国家增加军费预算,对欧洲国家实施贸易制裁,在伊核问题上也与欧洲盟国分歧颇深。而美越北约组织驻军波兰将引起俄罗斯军事反制,增加欧洲对美国军事依赖,从而进一步捆绑欧洲。

值得注意的是,波兰与美国的许多军事合作均在北约框架之外。阿富汗战争中,波兰先后派出1200名军人帮助美国执行军事和非军事任务。2003年,波兰出兵支持美国伊拉克战争,伊战后波兰军队负责管理伊拉克4个军事区之一。在伊核问题上,波兰也采取背离欧洲倾向美国的态度。美国驻军波兰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都将参与博弈。美国未来能否在波兰驻军,以北约之名还是以美国之名,美国是否会进一步推进导弹防御系统在波兰的部署等还需持续关注。